



魔法少女梦见完全犯罪の

【日本】
东川笃哉 著

董方译



魔法少女 梦见完全犯罪？

【日本】

东川笃哉 著

董方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法少女梦见完全犯罪? / (日)东川笃哉著,董方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6

(译·推理)

ISBN 978-7-5447-5215-2

I. ①魔… II. ①东… ②董…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97185号

MAHOUTSUKAI WA KANZEN HANZAI NO YUME WO MIRU KA? by

HIGASHIGAWA Tokuya

Copyright © 2012 by HIGASHIGAWA Tokuy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2012.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YILIN PRESS,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HIGASHIGAWA Tokuya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308号

书 名 魔法少女梦见完全犯罪?

作 者 [日本] 东川笃哉

译 者 董方

责任编辑 王玥

原文出版 文艺春秋, 201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 页 2

字 数 155千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215-2

定 价 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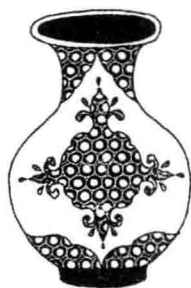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001	魔法少女与颠倒屋
063	魔法少女与丢失的纽扣
121	魔法少女与真假签名
179	魔法少女与代打男的不在场证明

魔法少女与颠倒屋



1

“杀人还是直接打死的好，省事儿，又利索。”一个低沉而又沙哑的声音在会客厅中回荡。“就这么定了，你俩没意见吧？”

说话的是个身穿 Polo 衫的中年男子，名叫南源次郎。他旁边两名面相凶恶的男子闻言齐齐点头。

其中一人叫高桥健吾，表情严肃地挽着衬衫袖子，道：

“不过，光打死还不够吧？还得想法子混淆视听，增加破案难度，比方说——”

“密室！”身穿藏青色夹克的岛尾圭一抢着说，“还是密室杀人靠谱。在一个谁也进不去的密闭空间里把人杀了，这才是无懈可击的完全犯罪^①——”

“等一下，岛尾。”高桥打断道，“密室杀人太不现实了，我认为制造不在场证明才是最棒的手法。试想一下，案发地点在新宿，可凶手当时却远在八王子——”

① 完全犯罪，也称“完美犯罪”，指找不到罪证，无法被侦破、定罪的犯罪。

“无聊！”岛尾拍案道，“推翻不在场证明的过程压根儿没有视觉效果。”

“啥？”高桥也伸长了脖子，“杀人还要视觉效果！？”

高桥和岛尾怒目相对，剑拔弩张。南源次郎悠哉游哉地望着二人，开口道：“视觉效果很重要，这毕竟是部电影。”

杀人场面应该具有美感和冲击力。源次郎低沉的声音回响在会客厅中。那两个剑拔弩张的家伙立马就像听到了天堂福音一般，附和道：

“就是嘛，咱们可是拍电影。”

“导演说的没错，这是拍电影呀。”

源次郎点点头，像在说“知道就好”。然后，他像是要去透透气似的，独自起身离开沙发走向窗边，透过窗帘缝隙朝外望去。将近深夜十一点，黑暗深处有一点小小的灯光。源次郎确认到那灯光下有人活动的迹象后，便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窗边。

“讨论了这么半天，闷得慌。休息一会儿吧。你俩也歇歇，我去抽根烟。”

“导演，您不是戒了吗？”岛尾揶揄道。

“啊……”源次郎闻言词穷，被戳中了软肋。不过他还是挤出笑容道：“哈，最近又抽上了。老毛病难改啊。我先出去一下。”

源次郎刚要走，高桥又多此一举地献起殷勤：“导演，您就在这儿抽吧。虽然我们不抽，但您完全可以把我们当空气，对吧，岛尾？”

话音刚落，就听岛尾慷慨地应道：“当然当然，您请您请。”

面对手下人的一片好意，源次郎表示了感谢，然后阐明了二手烟对人体的危害，诸如有可能增加患癌风险等等。

“所以还是我一个人出去抽，没意见吧？”

果然没人再反对。源次郎如愿以偿，独自走出接待室。

“好险。”带上房门，源次郎轻轻擦去额头上的汗。事实上他已戒烟，但唯独今天，他无论如何也得从旁人面前消失一会儿。于是打算好了利用岛尾和高桥讨厌烟味这一点，借口抽烟离开。“这个理由好，一定可行。”尽管事先把握十足，没料想实行起来却并非易事。

“就跟拍摄现场一样，总会节外生枝……”

源次郎想象了一下即将面对的乱局，不禁叹了口气。尽管如此，他却没打算改变计划，而是快步朝走廊走去，悄悄地溜出了宅子大门。

正值春天，樱花落尽，院子里开满了杜鹃。黑暗中，源次郎将满园鲜花抛在脑后，朝庭院外的别馆走去。横穿庭院中的开阔草坪是到达别馆的第一捷径。然而此时，他却意外地发现数米开外有个人影。

月光下，一名女子仁立在庭院中央的草坪上。

不，可能称之为少女更恰当。一头美丽的栗色长发编成两条麻花辫垂在脸颊两侧，少女正抬头望着夜空中的一轮明月。她身穿深藏青色连衣裙，围着白色围裙，右手拿着一根和自己差不多高的棒状物。

少女转动着脑袋，貌似在观察地势，两条辫子左右晃动，闪出蓝光。

源次郎急忙躲进树丛。什么情况，她是谁？哦，原来是家里刚来不久的女仆。手里那根长棍是她的宝贝扫把。可是大半夜的她究竟要干什么？该不会是要打扫吧？源次郎从树丛中探出脑袋，想要再

次观察少女。

“咦!?”

少女已经不见了踪影。

“天助我也!”源次郎暗自叫好,但他马上又感觉此事蹊跷,不禁纳闷:人哪儿去了?

明明刚才还在院子中间,怎么一下子就消失无踪了呢?

“人间蒸发?瞬间大挪移?”源次郎晃晃脑袋,“也罢,随她去吧。”

清除了杂念,源次郎继续横穿庭院,通过最短路径到达了别馆。他在门口调整呼吸。好像只要侧耳去听,就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冷静。先给因紧张而出汗的双手戴好手套,源次郎缓缓握住门把手,一把推开房门。

站在窗边的人转过脸来,那是源次郎的妻子,佐和子。她上身是件低胸针织衫,下身是鲜艳的扶桑花中长裙。对于一个五十过半的妇人而言,这身打扮略显花哨。而且,虽已是深夜,她脸上却还化着精致的妆。

佐和子脸上那一副满怀期待的表情,瞬间变成了失望和疑惑。这表情的变化,反常的装扮以及显眼的妆容,无不令源次郎怒从心头起。

他无言地走向妻子。佐和子脸上的困惑及恐惧之色越发浓重。

“你……你怎么会来这里!?”

“嗯?我来休息一下。倒是你,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在别馆?”

“没,没什么……”

“在等人？”源次郎冷冷问道，“如果是在等绀野，他可不会来哦。”

“我、我没在等他。”佐和子大吃一惊，疑惑地看着丈夫，“你该不会是看了那封邮件吧？”

“那封邮件？你指哪封？”

“少装糊涂了，你到底想怎么样？也太卑鄙了吧，这可是犯罪！”

佐和子恼羞成怒，脸涨得通红，猛扭过头欲离开。现在的她急于摆脱困境，过度惊吓让她完全失去了防备。

“犯罪！？NO，NO，NO，才不是呢。”源次郎从书架上拿起花瓶，紧紧握于右手，“要说犯罪嘛——”他悄悄靠近妻子身后，将花瓶高举过头，“这才是犯罪！”

源次郎垂直砸下花瓶。

几秒后，他一边喘着气，一边面不改色低头看着妻子。

“看吧，杀人果然还是打死的好，简单、省事。而且——”源次郎望向握着花瓶的右手，小声嘀咕，“一只手就够用了。”

然后，源次郎把沾血的花瓶放回了书架。

只不过，这次是瓶口朝下……

2

著名导演南源次郎位于八王子市晓町的私宅内出了一宗命案。小山田聪介——八王子警署的一名年轻刑警，接到这一消息便直接从家出发，经甲州街道转上东京环线，朝北火速赶去。一辆白色二手丰田花冠，是聪介的代步工具，原本是看中了红色大众，但设想一下

街头偶遇通缉犯，自己驾车暗中追踪的场景，他便不得不断了念想。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八王子偶遇通缉犯的概率几乎为零。

这个聪介一边驾驶着爱车，一边回忆起南源次郎的家。他曾经路过那里，的确是知名大导演的府邸，豪华到小偷不进去膜拜一番都说不过去。当然，这是聪介成为警员之前的事。大学时代，不知怎的，每当肚子唱起空城计，脑子里总会闪过这一邪念。不过偷鸡摸狗之人是不可能当上警官的，大概。

聪介驾驶着丰田花冠终于安全抵达南府。大门口已经停着几辆警车，宛如企鹅阵队那般整齐。下车后，聪介在制服巡警的带领下前往发现死者的现场，那是位于府邸一角的一处小别馆。

白墙红瓦，那是一所外观简洁的平层建筑。聪介寻思着，乍看之下还真像画家的工作室，尽管他压根没见过什么工作室。

推开门进入室内。鉴证科的同事正忙着满地找线索，那群雄性搜查员一大早就已是满身臭汗。在如此污浊不堪的杀人现场，唯有一个人身影飒爽鹤立，那便是被誉为“八王子警界一枝花”的椿公主，椿木绫乃^①。于是，聪介便如同被花蜜吸引的小蜜蜂一般，朝着美女上司飞奔过去。

“早上好，椿木警部！一大早就同您相聚在这杀人现场真是我的荣幸。”

“少废话，别大呼小叫的。”

警部从眼镜片后投来不悦的目光，手指揉按着太阳穴，说：“今天头很痛，昨晚一不小心喝多了。”

尽管双眉紧锁，她那张脸却仍魅力四射。这位刑警界唯一的女

^① 椿，日语音“TSUBAKI”，意为“山茶花”。

警部竟还是单身，最近才刚长了一岁，迈入三十九这一微妙的年龄。外表冷酷的她，内心似乎并不平静，时不时发脾气、大哭、拿手下或疑犯来发泄平日里的压力。

“我说，小山田君，”椿木警部突然一脸认真地问道，“你给我看仔细了，发现什么没有？”

被这么一问，聪介马上乖乖打量起椿木警部。

银灰色西装，齐膝紧身裙，若隐若现的膝盖下是两条曲线完美的小腿，一对一流运动员才有的紧致脚踝。事实上，聪介的同事里，有好几个家伙都因为惹怒了她而饱受蹂躏。真叫人羡慕啊，聪介迫切地希望自己也能被那双美脚狠踹几下。变态？哪里哪里，是人都会这么想吧。

可是话又说回来，警部的样子看上去跟平常并无两样。“您剪头发了？”

“剪你的头！谁让你看我了！？”警部右手抚着披肩秀发，“我是让你看这屋子，问你有什么发现！”

“哦，屋子啊，这样呀。”

说到这里，聪介才想起自己现在正在命案现场搞调查。被拉回现实的聪介再次将目光投向周围。

虽说这别馆看上去像一间画室，但屋内氛围更像有钱人家的书房。

不对，这儿本该是一处幽静的书房。只不过，映入眼中的却是极其怪异的场景。

墙上一幅油画，画中是富士山景，可山却是颠倒的。不是有人故意画什么《颠倒的富士山》，而是一幅装裱好的普通的富士山图被人

倒挂在墙上。

“不只是油画，你看这个……还有那个……”

顺着警部的手指望去，前方是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原本应当面对桌子摆放的两把椅子，却背对背放，方向相反。而桌子呢，就像一只四脚朝天的乌龟，桌面朝下，四只脚朝上，上下颠倒。

屋角的电视柜上摆放着一台大电视机，那是昔日标榜其外观设计时尚的“最潮”的大型显像管电视机。但倘若以目前流行的超薄款为标准，它就是落后于时代的老古董。当然，电视机也被漂亮地颠倒了，底朝天。

放在电视柜内的 DVD 机同样是颠倒状态，并且还是面对墙壁摆放，如此一来根本无法取放碟片。书架上的迷你音响组合也是一样。

桌上的电话座机倒放着，听筒滚落在一边。没有数字的时髦挂钟显示为三点四十，因为是倒挂，推算起来正确时间应该是早上九点十分。

总之，屋子里的大部分家具和家电产品都呈颠倒状态，有的是上下颠倒，有的是左右颠倒，还有上下左右统统颠倒的。

这间别馆看上去就像是被施了颠倒魔法似的。

“这开的是哪门子玩笑？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倒的。”受到惊吓的聪介嚷嚷道。

然而，椿木警部却冷静地对他的话做出了纠正。

“说‘所有’也太夸张了，还有很多东西并没有颠倒。”

确实，警部说得没错。比如，靠墙的书架，上面的书是正常摆放，还有电视机旁的光碟架，粗粗一看大约有几百张碟片，它们也都没有

颠倒。其他还有笔架、伞架等等，正常摆放的物品也为数不少。

“为什么不是全部颠倒呢？”

“搞不好是因为书和碟片太多，全都倒过来太费事了吧。而笔架、伞架又不太容易倒着摆放，所以才没动手。”

“原来如此。不管怎样，是否可以认为将杀人现场设计成颠倒世界的那个人就是杀害死者的凶手呢？”

说着，聪介这才终于提到了横躺于房间中央的死者。

“那么这位死者，莫非就是电影导演南源次郎的夫人？”

“是啊。”警部断言道，“死者南佐和子，旧姓冈岛。”

说到冈岛佐和子，就是聪介孩提时代的人气女星——两小时的电视长片里只要出现冈岛佐和子，那凶手或死者百分之八十就是她了。就是这个冈岛佐和子，同南源次郎导演结婚后，立即退出演艺圈，在成为南佐和子之后几乎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

顺便曝光一下，佐和子的父亲冈岛光之助，是昭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著名导演。其代表作《侠探花笼龙次》在当时是一部集暴力与本格推理逻辑于一体的新型推理黑道电影。由于受到一部分狂热影迷的热捧，上映十天就被要求下档，这一佳话至今仍广为流传。顺便二次曝光一下，如今聪介他们所在的这座豪宅，原本是冈岛光之助所建。这座如同好莱坞名流宅邸的豪宅里，不但房间多，地下室还有像模像样的剧场，完全就是泰斗级人物的居所。

大导演冈岛光之助撒手人寰已两年，现如今亲生女儿也追随父亲而去。莫非这就是天意？

聪介与椿木警部仔细端详着这位红极一时的女星的惨状。

南佐和子容貌动人，即便比隐退时略显衰老，但与同龄女性相比，还是年轻美丽得多。她的后脑勺似被重物击中，除此之外并无明显外伤，因此目前可以断定这就是致命的一击，即被重物击中毙命。

“如此说来，是有人躲在她的身后，用凶器突袭死者的后脑勺？”

椿木警部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朝着放花瓶的书架走去。她用戴着手套的手拿起花瓶，轻轻掂掂分量。

“小山田，仔细看看身体部分。”

被这么一提醒，聪介又重新仔细打量起椿木警部的身体。丰满胸部的魅力自不必说，紧致的腰线显示出她是个严谨节制的人。还有腰际往下的曼妙曲线，也充满了神圣的美感，几乎让人要顶礼膜拜。

椿木警部似乎感觉到了某种别有用心的目光在自己身上游移，于是便将花瓶朝无礼的手下的脸捅过去。

“不是我的身体，是让你看这花瓶的瓶身！”

聪介多么希望必杀飞脚可以伴随着泼辣的骂声一起朝自己飞来；然而，警部仅仅用鞋后跟跺了跺地板以示警告。聪介带着些许遗憾，这才把头凑向花瓶瓶身。看似红色花纹的痕迹，其实是鲜红的血迹。

“所以，这就是凶器？”

“嗯，是的，应该没错。”警部将花瓶放回书架后，再次朝佐和子的尸体走去，“你对这身衣服，有什么看法吗？”

“这身衣服——”聪介慎重地揣测着上司的意图，“您不是指自己这身吧？是被害人的？”

“废话，总不可能叫你来评价我的衣服吧。”

聪介不敢正视气得直骂的上司，默默看向死者。

既然是在颠倒现场发现的尸体，那是否就要从关键词——颠倒出发呢？比如说，衣服反穿啦，或者裙子穿在手上，衣服套在脚上之类的。然而，聪介看到死者的服饰与“颠倒”扯不上任何关系。

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不寻常的地方。

“被害人的衣服略显花哨，而且妆也太浓。这南佐和子该不会是在别馆里跟人幽会吧？”

“没错，跟男人有关。”警部用手指推了推镜框，断言道，“半夜三更的，一个有夫之妇盛装打扮，要见的一定不是自己的老公。也就是说，这是混乱的婚外情，到最后演变成因争风吃醋酿成的惨案——哼，这案子好像露出点眉目了嘛。”

警部似乎胸有成竹。大概她正在揣测着：佐和子的情夫就是凶手。

“争风吃醋说得过去，可这颠倒的杀人现场又算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去理会什么意思，这是凶手扰乱搜查的障眼法。抓着这点不放的话，反而正中凶手下怀。”

“……”

真的？如此周密的布局，就只是障眼法？

虽然聪介有点担心上司的思路太过简单，但也没有更站得住脚的意见，所以只能选择沉默。而一心以为案子已经水落石出的椿木警部，脸上则露出从容的微笑，将搜查工作推向了下一阶段。

“那么，我们先来听听第一发现人会讲些什么吧。对了，谁是本案的第一发现人？”